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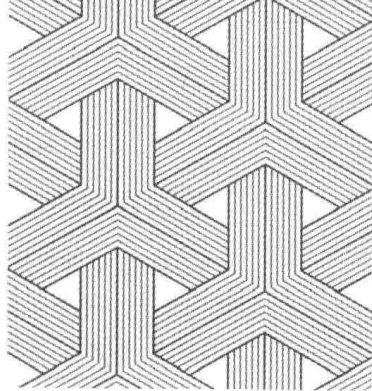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
戏剧卷

第一卷

孟繁华 主编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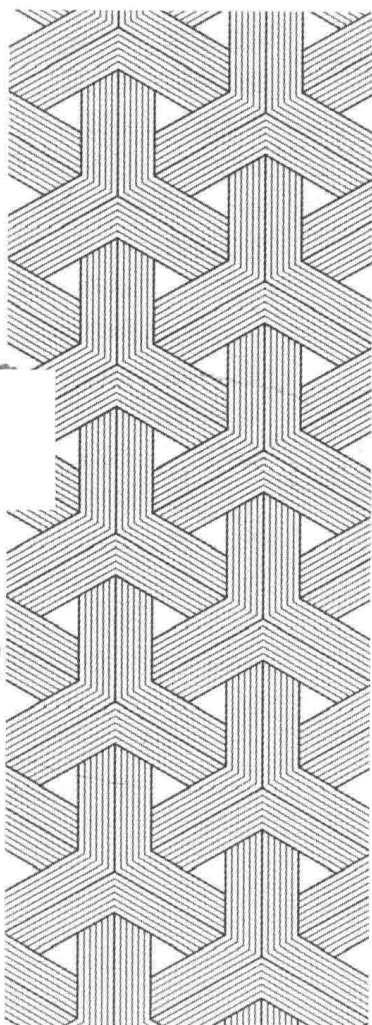
中
国
7
0
年
文
学
丛
书

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
戏剧卷

第一卷

孟繁华 主编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·戏剧卷 / 孟繁华主编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8

ISBN 978-7-5212-0581-7

I. ①新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②剧本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109486号

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·戏剧卷 (第一卷)

总 策 划: 吴义勤

主 编: 孟繁华

出版统筹: 史佳丽 崔庆蕾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王汉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hubanshe.com>

印 刷: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51千

印 张: 22.75

版 次: 2019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581-7

定 价: 156.00元 (全3卷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编委会主任：

吴义勤 孟繁华

编委会委员：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丁 帆	王 干	王 尧	王兆胜	王彬彬
石一宁	白 烨	吉狄马加	李一鸣	李少君
李建军	李敬泽	杨 扬	杨晓升	吴义勤
吴 俊	邱华栋	何向阳	张志忠	张 柠
陈汉萍	陈思和	陈剑晖	陈晓明	陈福民
孟繁华	郜元宝	施战军	贺绍俊	阎晶明
梁鸿鹰	彭学明	彭 程	程光炜	路英勇

出版说明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栉风沐雨、团结奋斗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。为了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，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文学成就，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，根据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统一部署，我们特别策划了这套规模宏大的“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”。

丛书共计40卷，包含小说（中短篇）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戏剧五个文学门类，其中中短篇小说30卷、散文3卷、报告文学3卷、戏剧3卷、诗歌1卷。在时间上，所选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发表或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。在版式编排上，统一按照当前规范要求，采用简体字横排方式，字词用法也遵照当前最新标准规范。

丛书邀请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担任主编。入选丛书的作品经过了专家论证委员会的认真评审，专家评审从文学性、思想性、时代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，选取了各个时期、各个体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。正是这些作家作品，构筑了中国当代文学最为坚实和亮丽的文学大厦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它们就是一部特殊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，代表了新中国文学70年所取得的不凡成就。

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，通过这套大型丛书，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高端成就，满足精神文化发展的需求；也可以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和人民所走过的

光辉道路，了解我们的祖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鉴古知今，面向未来，更好地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去。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尽管在篇目的遴选上，我们经过了认真的论证和反复的研究，但关于作品优劣的认定和选择的标准见仁见智，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为优秀的作品。因此，这套书仅仅代表的是面对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的一种眼光、一个角度。同时，由于丛书体量有限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朋友理解并谅解，同时更盼批评指正。

谨以此套丛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

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2019年4月

目录

考验

夏 衍 1

同甘共苦

岳 野 63

布谷鸟又叫了

杨履方 160

茶馆

老 舍 231

关汉卿

田 汉 283

考验

——五幕六场

夏衍

“……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，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，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，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，夸大个人的作用，强调个人的威信，自以为天下第一，只能听人奉承赞扬，不能受人批评监督，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，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。”

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

时 间 一九五三年

地 点 某一个工业城市

主要人物

丁 纬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厂长

郑裕青——丁纬的妻子

丁 淞——丁纬的女儿

杨仲安——新华电机制造厂副厂长

薛为德——车间主任

徐达民——车间副主任

钱沛之——总工程师

俞嘉华——女秘书

王 蕙——杨仲安的妻子
方 克——工厂党委书记
马小宝——生产小组长
何复清——车间副主任
朱 帆——职员
公务员

第一幕

一九五三年春，三月中旬，傍晚。

丁纬的宿舍。两间一组的公寓式房子。舞台是作为会客室兼书房的一大间，正中后面，一排窗子，窗前面是写字台。一张旧式沙发，右边是书架、茶几等简单的陈设。左边靠墙是一张小书桌，这是丁纬的女儿丁淞读书温课的地方。前面是小圆桌、椅子等等。幕启时舞台虚空，夕阳透过窗帷，斜射在书桌上。丁淞的清脆的歌声，脚步声。

“火车在飞奔，车轮在歌唱，装载着木材和食粮，运来了地下的矿藏……”

她拿着一束盛开的桃花进来，继续唱：

“多装快跑，快跑多装，把原料送到工厂，把机器带给农庄。”

把桃花插在花瓶里，丁纬跟着进来，把夹在臂上的上衣放在椅背上。

丁淞十五岁，白衬衫上罩着一件淡绿色毛线衣，藏青色的裙子，两条短辫子，健康爽朗。

丁纬三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浓眉大眼，新理过发，但是两颊的须根已现青色。

丁淞歌声：

“烟囱像森林，钢水在沸腾，新纪录不断地出现，找窍门开动脑筋……”

丁 伟 （坐下来，抽了一支烟，打断她）妈妈呢？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丁 淞 陪小弟回托儿所去了。（从带回来的小网袋中，取出用玻璃瓶子装着的昆虫，和搜集了的植物标本）

（年轻的公务员推门进来，拿来一张字条。丁淞就近接过来。）

公务员 刚才李部长来过，留下一个条子。（下）

（丁淞抢着把一个折成L字的纸条接过来，打开，念。）

丁 淞 我念给你听，这又不是密件。（推他坐下，靠在旁边念）“丁伟同志：顺道来看你，你们全家都去逛公园了。礼拜天，难得的好天气。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的请求，批准了，同意你去搞工厂。正式通知已经发出。要是干训班结束得快，希望你下礼拜内就来报到。”

（丁伟抢过来看，显有兴奋之色。）

丁 伟 （自语似的）搞工厂。

丁 淞 你搞工厂？

丁 伟 笑什么？笑我搞不来？

（丁淞回到自己的桌子面前，去整理她的标本去了。）

丁 伟 （自语）好快，批准啦。

丁 淞 （对父亲抱怨似的）我叫你用网套，你偏要用手，瞧，这么大的一个花蝴蝶，都让你把翅膀给弄碎了。

丁 伟 你用网子套，跑得满头大汗，一个也捉不到，我用手，一下子就捉到了。（望着她）一样的蝴蝶，要这么多干吗？

丁 淞 一样？才不一样哪。这是粉蝶，后面的翅膀是圆的，这个的后翅膀有两条拖脚，叫做凤蝶，（撒娇似的反问）一样？

丁 伟 哦，还有这么些道理？

丁 淞 道理多得很哪。

（看见她一心不乱地整理标本，回身坐到自己写字台前面，取出一本书来，看。）

（一分钟。丁淞大约觉得饿了，跑到后面去了，取了一沓饼干出来，递几块给她爸爸。）

丁 伟 才捉过虫子的手，不卫生。

(丁淞憨笑，用小手巾揩手。)

丁 伟 淞淞。

丁 淞 唔。

丁 伟 把你的代数练习本儿，给我看一看。

丁 淞 (笑) 哈，习题做不出，对吗？

丁 伟 谁说的，十二个习题，昨晚上全做了。

丁 淞 那，要我的练习本儿干什么？

丁 伟 对一下嘛。

丁 淞 骗我，二次方程式，顶容易，只要把求出来的 x 数目字代进去，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。(顽皮地) 我知道， x 求不出来，对吗？好，你再试试，晚上教你。

丁 伟 (苦笑) 你真坏。

丁 淞 (想起了似的) 爸，你学数学干吗呀，妈在笑你，她说，“八十岁学吹打，老来忙。”

丁 伟 这，你就知道了，数学，是学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。你也得好好地学，不管你自己想当一个生物学家也好，或者你妈妈想你当一个歌唱家也好，数学是一切科学技术的顶重要的助手，它帮你整理知识，整理思想。懂吗？小时候不打好基础……

丁 淞 可是，(撒娇地噘起了嘴) 我学不好，这次考试——

丁 伟 (逗她) 不及格，是不是？

丁 淞 谁说，我，四分。

(楼下有人高声谈话。)

丁 伟 妈回来了。

丁 淞 跟谁在讲话？(开门出去)

(郑裕青陪着杨仲安上来。郑裕青，三十开外，中等身材，有点胖。穿灰色干部服。杨仲安四十左右，胆汁质型，正在开始发胖，容易激动，习惯于用高嗓子讲话。)

郑裕青 (推门进来) 老丁，你猜是谁来了。

丁 伟 (完全出乎意料，眼睛一亮，迎上去，紧紧地握手) 啊，老杨！

杨仲安（热情地两手抓住丁纬的肩膀，看了又看）你简直没有变，可是——

丁 纬 你胖了。

杨仲安 一百四十五磅，正好，你一点也没有变，老样子，可是，裕青同志，你发福了。（对丁纬）刚才在门口碰上，要不是她先招呼我，我就不敢……

郑裕青 老了，这么多年……

丁 纬 别说她胖。最近看了几次话剧，她还打算归队，去演戏咧。

郑裕青 听他瞎说，（对丁淞）叫杨伯伯，怎么，不认识了？

杨仲安 淞淞？啊，日子真快，已经是大姑娘了，记不记得？我抱过你……哈哈……

（丁淞有点怕羞，一时记不起来。）

杨仲安（拉一把椅子坐下）你们一直在这儿？

丁 纬 不，南下的时候到过一下待了一个月，后来在革大工作，整整两年半。去年才调过来，还是搞教育，在干部训练班。

杨仲安 真是“隔行如隔山”，同在一个地方，一直没有见面。

丁 纬 你，南下之后就在——

杨仲安 对，接管之后在厂里当军代表，后来是副厂长。

丁 纬（高兴）怎么，你也在搞工厂。

杨仲安 不像吗？

丁 纬 像，像得很，（流露）老朋友又在一块了，真好。

郑裕青 你们谈谈，我去泡茶。

杨仲安 知道你在这儿，昨天就想来，凑巧今天是礼拜。老丁，你哪一天到差？

丁 纬 什么？

杨仲安 你不知道？装傻。

丁 纬 不，不，你说的是——

杨仲安 任命已经下了，你来当咱们厂的厂长，咱们又在一起。（由衷地高兴）你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

丁 纬 什么？这是真话？

(郑裕青上，斟了茶。)

杨仲安 我不像你，不爱开玩笑。(向郑裕青) 他，爱开玩笑的脾气，还没有改？

郑裕青 老了，脾气很难改啦。(笑) “三反”的时候，还有人提了他的意见，说在干部学校工作，态度不庄重，不严肃。在家里，跟小孩儿也开玩笑，装怪样子。

杨仲安 这不坏啊，他是革命的乐天派。

丁 纬 老杨，言归正传，你说的厂……

杨仲安 新华电机制造厂，造发电机、马达、变压器……

丁 纬 哦，生产情况怎么样？

杨仲安 你放心，有我。上个月就听说市委要派一个厂长来，心里嘀咕了好久。你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怕合不来，昨天接到通知，原来是你！哈，好极了，老战友，老同志，再好没有，厂里的事，你放心，我摸了三年，差不离了，已经有了底儿。

丁 纬 跟你在一起，当然再好没有啦，可是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没有精神准备，你说说，让我知道一点……

杨仲安 急什么，过一两天，我把详细的情形向你报告，再叫各部门负责人来向你汇报。

丁 纬 不，现在就随便谈谈，你知道我的急性子。

杨仲安 对，不弄清楚，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？从哪儿谈起哪。

丁 纬 (从桌上找出刚才李部长留下的字条给他看) 你瞧，就在你来的前五分钟，我才知道这个决定，正式通知还没有收到。也许送到学校去了，李部长的条子上只有三个字，搞工厂。(停一下) 搞工厂，连什么厂也不知道，你说的那个厂，规模多大？

杨仲安 说大嘛，当然比不上五年计划的新建厂，说小嘛，可也有一千多工人，不过，这是一个重点厂，市委直接在抓。

丁 纬 生产情况——

杨仲安 现在可好啦。接管下来的是一个烂厂，一塌糊涂，好容易，搞了几次大运动，“三反”，民主改革，生产改革，这才变了样。老丁，你看看，三年，我的头发白了多少？

丁 纬 真不易！老杨，你从哪儿学会的这一套！（亲热地在杨仲安肩上重重地一拍）

杨仲安 （得意地笑）承老同志夸几句，白了头发，也甘心了。你知道，人家可不这样看，现在办事不容易，上面要检查，下面有意见，好了还要好，完成了生产任务，还要要求什么按节奏生产。工厂，可不比部队，凡事都得民主，凭良心，我这个人，不算不民主吧，可是这次党代表会议，意见就提了一大堆。老丁，你下去，得有个精神准备。（纵声大笑起来）

丁 纬 批评，提意见，这哪儿都一样，应该有……

（郑裕青端了一盘饼干出来，又斟了茶。）

郑裕青 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吃一点吧。仲安同志，小王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？

杨仲安 小王？哦，现在可不是小王了，老了，五个孩子的妈妈……

丁 纬 五个孩子？

杨仲安 三男两女，到这儿三年，添了四个。

郑裕青 三年添了四个？

杨仲安 五二年正月一个，老四，男的；同一年的十二月又一个，老五，女的。

郑裕青 她在哪儿工作？

杨仲安 就在厂里，还是老本行，在本厂的工会里当文教委员。孩子多了，事情办不好，我说算了吧，还是好好地管管孩子吧，她偏不肯。

丁 纬 三年添了四个，你真了不起！

杨仲安 要是厂里的生产，也像这个一样，节节高，一年增加这么百分之二百，那才好啦。

（郑裕青下。）

丁 纬 你不是说，厂里的生产也不错？完成了任务……

杨仲安 按理说，应该说不错。机器就是那些老机器，人，就是那批老人马，可是生产量，一年年在增高，要是别的厂，应该说什么问题也不会有，偏偏这是一个电机厂。

丁 纬 为什么？

杨仲安 在五年计划的第一年，电气机器的生产是一个重点。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来，边翻边说）在各种生产品中，今年比去年要增加的比例，电机这一门顶大。发电机要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九，电动机——就是马达，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一。在十八种主要生产品中，这两项增加得顶大。

丁 纬 唔，真不简单。

杨仲安 任务重，且不说它，困难的问题，是干部。老丁，市委派你来当厂长，表示对这个厂的重视。我算了算，三年多来，除接管的班子以外，没有派过干部，跟我一起来的五个人，调的调了，垮的垮了。

丁 纬 垮了？

杨仲安 可不是，垮了两个，一个你也许还记得，在鲁东跟你一起工作过的小姜，“三反”的时候，整垮了。

丁 纬 唔，我好像听人说过。（停了一下）可是，三年来不是添了一大批新的骨干？

杨仲安 （摇摇头）刚从学校出来的，不顶事。

（天色渐暗，丁纬想起什么似的，往后间望了一眼。）

丁 纬 青！（没有反应，回头来对丁淞）叫妈妈来一下。

杨仲安 唔，还是老规矩，青！

丁 纬 还有什么新规矩，叫郑裕青同志，像在办公事；叫淞淞的妈，太封建；叫爱人嘛，年纪大了，叫不出口。

（郑裕青上来，丁纬和她耳语了一下。）

丁 纬 老杨，难得在一块儿，在这儿便饭吧，喝几杯叙叙旧，裕青知道你爱吃什么。晚上喝两杯的习惯，没有改吧。

杨仲安 不，不，今天可不行，我还有点事儿。

郑裕青 别客气，又没有——

杨仲安 跟你们还客气，真的，还有一个会，（看了看表）时间差不多了。

丁 纬 礼拜天也开会？

杨仲安 嘿，老丁，这一点，你也得有个精神准备，一搞工厂，不像教书那样有什么礼拜不礼拜了。

丁 纬 老杨，我看你还是老脾气，什么事情一把抓，自己劳碌，也不让人家休息。不吃饭也可以，时间还早，再坐一会儿。

杨仲安 （看表）不行，时间到了，忙嘛，有什么办法。改一天，我请。

丁 纬 （站起来）真的有事，那不勉强，改天，带小王，跟你的老四老五一块儿来，好吗？说，哪一天？

杨仲安 这，可说不定，反正，来日方长，哈哈……再见。

郑裕青 不再谈谈，真是……（对丁淞）跟杨伯伯握手，说再见。

丁 淞 再见。

（丁纬送杨仲安出去。）

丁 淞 （问从门外回来的妈妈）谁呀？

郑裕青 你还想不起来？

丁 淞 （摇头）

郑裕青 爸爸老讲起的杨仲安，你爸爸的顶好的朋友，皖南事变那一年，背了你爸爸突围的。

丁 淞 是他？

郑裕青 可不是。

丁 淞 （很快地跑到窗口，俯望）杨伯伯，再见。

（丁纬回来，郑裕青从后房出来。）

郑裕青 淞淞，你又拿了我的鸡子儿？

丁 淞 （伸出两个手指）两个。

郑裕青 拿出来，好好的鸡子儿……

丁 淞 已经孵了两天了，在少年宫，电气孵蛋，过几天给你小鸡。（走到写字台前面，翻书，开了台灯）

（丁纬有点激动，在室内走了一圈，望着郑裕青。）

丁 纬 事情来得太快，也真巧。

郑裕青 巧？

丁 纬 我说的是我跟老杨的关系。我当报社社长，他当经理；我当指导员，他是我的副手；现在，又在一个工厂里……

郑裕青 （含有深意地一笑）可是，你得当心他那火暴的性子，你们俩呀，见了面，好像亲兄弟，一抬杠，谁也不肯饶一句……

丁 伟 （笑）

郑裕青 （温婉地）几年不见，大家都变了，你得把老习惯改一改，人家已经当了三年的厂长，你初去。

丁 伟 （点头）你讲得对。

丁 淞 （忽然大声地）爸。（回过身来）

郑裕青 什么事呀，吓了我一跳。

丁 淞 求出来了， x 等于二分之一，你来看。

（郑裕青下场。）

（丁伟跑过去，父女二人热心地看着课本。）

（天色渐暗。）

（幕徐徐下）

第二幕

距上幕一个多礼拜之后，三月底，清晨。

新华电机制造厂的厂长办公室。

总务科的职员朱帆，指挥着两个公务员，为即将到职的新厂长搬写字台。秘书俞嘉华帮着张罗一切。

舞台正面后方是一排大玻璃窗，从此可以望见烟囱、厂房和水塔。窗前，面对面地摆了两张大写字台，两把旋转椅，左方是出口的门，再左是文件架、保险箱等等，右方前面是一张小写字台，这是厂长室女秘书俞嘉华办公的地方。

俞嘉华，二十三岁，穿着质素的干部服，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女学生的本色。

远远地可以听到有人通过扩音机在作报告。

把厂长的写字台和“文房四宝”摆好之后——

朱 帆 小俞，你看看还差什么东西，（不等回答，对两个公务员说）可以了。

（二公务员下。）

（俞嘉华看了一下桌上的东西，又检查了一下抽斗的钥匙。）